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二十五 二十六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爲一家即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爲一家元邱

裘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為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為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餼羊畧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元明以來之所解則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



復强析其名焉

孟子正義十四卷 内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選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迹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是註即昺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

貶謫之汚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

丑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在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何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孫奭之疏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所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謂非禮之禮若䢔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讐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讐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讐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

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舛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論語義疏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

光祿大夫關內侯孫邕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
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荀顗尚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何晏五人之名晉書載鄭沖與孫邕何晏
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
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
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
字註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曰何晏集孔安
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
下已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

云云是獨題晏名其來久已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義沛國譙人魏宗室子顗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侃梁書作偘蓋字異文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皆

尚書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有鄙近然博極群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蓋是時講學之風尚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尚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衆剷除異已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我

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鮫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秘閣殆若有神物撝訶存漢晉經學之一綫俾待

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據中興書目稱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為疏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溪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蓋何氏集解之省文今姑仍原本錄之）無妨者引取以廣異聞此本之前列十

三八爵里數與中興書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淵作蔡系周懷作周壞殆傳寫異文歟其經文與今本亦多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頗為允愜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知其確為古本不出依託觀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鮑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為真而七經孟子考

文乃自言其僞則彼國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爲信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爲誤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訛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至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爲苞氏以陳恒爲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論語正義二十卷內府藏本

魏何晏註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官至禮部尚書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註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板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

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
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
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偶所見之本已惟題姓故
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
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疏所載亦異同
不一大抵互有長短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
章皇疏有王肅註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
章皇疏有何晏註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之石
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板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

今本集解傳刻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墻之內句兩本並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並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盡一無論註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傳也舊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

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説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葢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奥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筆解二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舊本題唐韓愈李翺同注中間所注以韓曰李曰爲别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注手跡今徵注句郤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注未成之證

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異王楙野客叢書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注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注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集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今人罕知其

由咸以為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為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為宋人偽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廄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偽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摭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注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翱亦間相討論附書其間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注中所未載者別錄為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

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
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
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
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
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注以此書附末
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
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
讀書附志曰其間翶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
著名而翶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

曰亦非其舊矣

孟子音義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缺孟子奭奉勑校定趙岐注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注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注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葢正義僞序即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太平曰誦篇下曰恂曰無墮曰夫

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語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湼曰跗蹟曰周公仰思離婁篇上曰蹐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諭曰見幾曰好言曰忮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牌簪曰趺曰汙萬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漉漉曰見晛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

邪辟曰辟若曰蹯辟曰論之曰胥曰柚梓曰和寡篇下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曰爲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遺曰予牽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當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注文所無惟孟子注之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尚可稽考僞正義刪改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是書可以證岐注之舊並可以證奭疏之僞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案宋禮部韻畧所附條式自元祐中即以論

語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爲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淵靜語所記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之家學耳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說乃以程子爲詞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趙岐孟子題詞漢文帝時已以論

語孝經孟子同判博士而孫奭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勅校刊孟子所修然則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論語拾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畧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穎川與其孫籀等講

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軾書宋志作
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
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
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頗涉禪理以苟
志於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
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
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
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恒一章軾以爲能克田氏
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輙則

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孔子見南子及齊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輒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間孔子曾君大夫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德一章軾以爲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曾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輒則以爲曾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

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亦存備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舊本首題穎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為利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爲君爲好君五章

謂浩然之氣卽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己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免君下以免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二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

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强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論語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

云王介甫論語注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爲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托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爲一書並未托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爲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眞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爲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爲

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意而旁引曲證頗爲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冀多良馬稱驥濫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别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裨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說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間徵引詳核可

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傳二十九卷 內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卒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事迹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注云

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斬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襍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詁儒理故朱子作襍學辨頗議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覯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

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
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横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
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空
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於草芥寇讐之
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覩其肆
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
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
微旨王若虛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
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

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
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
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
能盡知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為護諱不
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
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
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
尚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
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爭

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爲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爲九成病也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剡一條辨李覯常語者十

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犁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為三卷續辨為二卷別錄為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秘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産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

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竊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眞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蠭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

何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

次孟子次中庸坊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冊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别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裒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

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為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為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與春

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墻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仞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茍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槩曰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判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

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為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畧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為書其合為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間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

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駮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榦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諸子說處尚多觕云云是其意猶以為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

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即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與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即據爲不刊之典矣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稡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板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鋟板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

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祁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畧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擷菁華撰成集註中閒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

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

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

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中庸輯畧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石𡼖編朱子删定𡼖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

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

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頴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

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

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葢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奥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傳心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墜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吕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

章句因亟爲刪定更名輯畧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旣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别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

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記錄失眞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石鼓論語問答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子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

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
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間
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
說本於崔靈恩不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
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
也鄭註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
之下卽以錦衣爲裼卽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
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

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爲冕盖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鄭註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即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爲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

故相細矣

論語意原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二程横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旣斷以已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鋟板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鋟

於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稿亦可謂刻意研求
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
宋志因之似乎尚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
詩總聞訛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
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考其
名也眞德秀序稱其學出於伊洛然所說頗與朱
子集註異如以衞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
行以子賤爲人沉默簡重非曾多君子不能取其
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曾哀公之

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為一章則太奇矣案錢時四書管見亦以見善如不及章與下章連合為一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畧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已為嫌也

癸巳論語解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

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恐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

同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稿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孟子說七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張栻撰是書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

都司龍歸秋冬行大江中讀書説多不滿意從而
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蓋其由左司
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栻之出也以
諫除張説爲執政故是編於臧倉沮孟子及王驩
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托於時事至於解交鄰章
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
嘗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也
養民訓兵卒殄寇讐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
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

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安國春秋傳務於借事抒義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謚正肅事迹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即是書之別名歟

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葢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即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

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即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即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惝怳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焉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眞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眞德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

庭聞則云已經熙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月閱月而刊成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

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眞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顛舛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附已見以折衷訛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杭後序稱沈嘗以論語孟子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吕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襍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杭商権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注之

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附衍章句不遺此則或
佐證注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
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
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心一條致疑於語
錄集註之不同以爲未及改正效死而民勿去一
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
術一條集註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
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
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爲

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為一謂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為據又仁之端也集註訓端為緒蔡元定則訓端為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杭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尚未敢脫藁其簡汰頗為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賅括迴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尚者亦

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論語集說十三卷內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右承旨末有淳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即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語之下襍用衆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己說於後則別曰節謂節自爲說者謂之曰釋其

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其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為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為攻擊害為反貽吾道之害案此鄭汝諧之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桴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尚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讓之樂今乃至於齊國案此亦鄭汝諧之說

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五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主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當作退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爲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當作嘆案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爲從季氏至曾君之朝不恒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卽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案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曾君荒

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强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他家爲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炳文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

第三仕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秘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常傳其學將由謝溯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等書開與世所崇尚者異義叢中庸之學傳自程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歧游酢楊時之說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

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為一章仲尼曰以下為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為三章道不遠人以下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為六章鬼神之為德以下為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為八章誠者天之道也以下為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為十章誠者自成以下為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為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為十三章惟天下至聖以下為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以下為十五章皆

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牾與平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說者也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

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間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舊第焉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溍集有順孫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詞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

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惟黄幹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冗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尚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爲名而自序云陪顏遠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賈以

求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大學疏義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表註已著錄履祥籍隸蘭溪於王柏為同郡故受業於王柏然柏之學詆毀聖經乖方殊甚履祥則謹嚴篤實猶有朱子之遺初朱子定大學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其後章句屢改而或問不復改故前後牴牾學者猶有所疑履祥因隨其章第作疏義以暢其旨並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柳貫嘗為之序朱彝尊經義考

於二書皆注未見但據一齋書目著於錄此本爲
金氏裔孫所刊蓋出於彝尊經義考之後然僅存
此疏義一卷其指義及貫序則並佚之矣書中依
文銓解多所闡發蓋仁宗延祐以前尚未復科舉
之制儒者多爲明經計不爲程試計故其言切實
與後來時文講義異也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
論孟考證即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

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辨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爲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悟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爲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

子門人亦不免爲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間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桊左傳當作公孫拔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爲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豳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郯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聵敢昭

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注不誤而殿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刊書跋猶爲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經部三十六

四書類二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劉因撰因字夢吉號靜修容城人世祖至元十九年徵授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再以集賢學士徵不起事迹具元史本傳朱子為四書集注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後盧孝孫取語類文集所說輯為四書集義

凡一百卷讀者頗病其繁冗因乃擇其指要删其複雜勒成是書張萱内閣書目作三十五卷一齋書目則作三十卷考蘇天爵作因墓誌亦稱是書三十卷則萱所記誤矣此本僅存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後並久缺佚已非完帙然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則流傳頗罕亦元人遺笈之僅存者不以殘缺病也其書芟削浮詞標舉要領使朱子之說不惑於多岐蘇天爵以簡嚴粹精稱之良非虛美蓋因潛心義理所得頗深故去

取分明如別白黑較徒博尊朱之名不問已定未定之說片言隻字無不奉若球圖者固不同矣

四書辨疑十五卷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稱自朱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則元初人所撰矣蘇天爵安熙行狀云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爲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干言是書多引王若虛說殆寧晉陳天祥書也朱彝尊經義考曰

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峯一宗朱子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曰偃師者元史稱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天爵又謂安熙爲書以辨之其後天祥深悔而焚其書今此本具存或天爵據其師學所言未足據也凡大學十五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十三條其中如駁湯盤非沐浴之盤謂盤乃淺器難容

沐浴是未考禮喪大記鄭注有盤長二尺深三尺之文頗爲踈舛又多移易經文以就已說亦未見必然然亦多平心剖析各明一義非苟爲門戶之爭說春秋者三傳並存說詩者四家互異古來訓詁原不專主一人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書以資參考也

讀四書叢說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許謙撰謙有詩集傳名物鈔已著錄案元史本傳謙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

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書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辭約意廣讀者安可易心求之乎黃溍作謙墓誌亦稱是書敦繹義理惟務平實所載卷數與本傳相同明錢溥祕閣書目尚有四書叢說四冊至朱彝尊經義考則但據一齋書目編入其名而註云未見葢久在若存若亡間矣此本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闕亦非完書然約計所存猶有十之五六卽爲以

所闕之帙亦不能足原目二十卷之數殆後來已有所合併歟書中發揮義理皆言簡義該或有難曉則爲圖以明之務使無所凝滯而後已其於訓詁名物亦頗考証有足補章句所未備於朱子一家之學可謂有所發明矣

四書通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胡炳文撰炳文有周易本義通釋已著錄是編以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緒論而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爲刊削附以

已說以成此書凡朱子以前之說嫌於補朱子之遺皆斥不錄故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僅十四家二書之外又增入四十五家則皆恪守考亭之學者也大抵合於經義與否非其所論惟以合於註意與否定其是非雖堅持門戸未免偏主一家然觀其凡例於顏淵好學章哀樂哀懼一字之筆誤亦必辨則於為政以德章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洙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改本又作得於心而不失刊本先後之差亦悉加考正其於一家之學

用心亦勤且密矣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甚可考蔡模集疏間有所註亦不甚詳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頗足以資訂證然如集註以有婦人焉為邑姜所引劉侍讀曰者即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炳文獨遺漏不載蓋敞在北宋閉戸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者故朱子雖引之而炳文不知其誰也是亦各尊所聞之一驗矣

四書通證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張存中撰存中字德庸新安人初胡炳文作四書通詳義理而略名物存中因排纂舊說成此書以附其後故名曰四書通證炳文爲之序稱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証案杜緱山名瑛金人薛壽之名引年元初人皆失之太繁存中能刪冗從簡去非取是又曰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推之甚至今核其書引經數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論語夏曰瑚商曰璉一條承包氏之誤者乃不引禮記以証之又時見

曰會衆類曰同與周禮本文小異蓋宋代諱殷故改殷為衆乃但引周禮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囘護不知朱子之學在明聖道之正傳區區訓詁之間固不必為之諱也孟子與楚將昭陽戰亡其七邑一條存中謂史記作八邑未詳孰是不知司馬貞史記索隱明注史記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稱七邑乃據古本原非謬誤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讓引吳越春秋泛及雜說而於歷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鑑亦非根

本之學然大概徵引詳明於人人習讀不察者一一具標出處可省檢閱之煩於學者亦不為無補矣

四書疑節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葢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

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例注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删節故改題曰節歟朱彝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猶從元板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

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葢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閡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八科舉之學也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讀書管見已著錄是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謂其已佚此本爲明范欽天一閣舊抄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脫一頁第八卷中脫一頁無從校補則亦僅存之笈矣其書以四書

同異參互比較各設問答以明之蓋延祐科舉經義之外有經疑此與袁俊翁書皆程試之式也其間辨別疑似頗有發明非經義之循題衍說可以影響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猶篤志於研經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案此題見日知錄蓋猶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經疑之法遂廢錄此二書猶可以見宋元以來明經取

士之舊制也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內府藏本

元詹道傳撰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是書略仿古經箋疏之體取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或問正其音讀考其名物度數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間釋朱子所引之成語如眞積力久出荀子勸學篇孝子愛日出揚子孝至篇皆爲證其出處其所援引亦間有牴牾如論語夏瑚商璉朱子本引包咸舊注案咸注久佚此據何晏集解所引道傳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

璉殷之六瑚辨其異同而復誚夏曰瑚商曰璉本於爾雅釋器今檢校爾雅實無此文則道傳杜撰附會也又此書於朱子所引諸儒皆詳其名字里居而孟子盡心章引陳氏厭於嫡母之說實陳耆卿孟子記蒙中語耆卿字壽老臨海人見葉適水心集此獨失載亦未免有所疎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猶元儒之務實學者與張存中四書通證相較固猶在其上矣

四書通旨六卷內府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有詩傳疏義已著錄是編取四書之文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凡爲九十八門每門之中又以語意相近者聯綴列之而一一辨別異同各以右明某義云云標立言之宗旨葢昔程子嘗以此法教學者而公遷推廣其意以成是書其間門目既多間涉冗碎故朱彝尊經義考謂讀者微嫌其繁又如樊遲請學稼不過局於末業乃列之於異端門與許行同譏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門與處士

一例亦頗傷蹐駁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門弟子子思孟子諸門以人隸事體近類書尤爲無所發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諸家之說獨稱饒魯爲饒子其淵源蓋可知矣明正統中何英作詩傳疏義序稱永樂乙酉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則是書行世在疏義之前顧明以來說四書者罕見徵引近通志堂經解始刊行之

葢久微而復出也句下間列異同如喜怒哀樂一條謂右以體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執其中一條謂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書者叅校諸本所附非公遷之舊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四書管窺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璣温州平陽人據所作管窺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計其人當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編見於秘閣書目者五

冊楊士奇東里集則稱有四冊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傳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未見此本乃毛晉汲古閣舊抄大學中庸孟子尚全惟論語闕先進篇以下蓋傳寫有所佚脫然量其篇頁釐而析之已成八卷經義考乃作五卷或誤以五冊爲五卷歟其書引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子四書集成胡炳文四書通許謙四書叢說陳櫟四書發明及饒氏張氏諸說取其與集注異

同者各加論辨於下諸說之自相矛盾者亦為條列而釐訂之凡三十年而後成於朱子之學頗有所闡發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說亦最夥其問有偶然問答未及審核者有後來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門人各自記錄潤色增減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語錄之內異同矛盾不一而足卽四書章句集注與或問亦時有牴牾原書具在可一一覆按也當時門人編次旣不敢有所別擇後來讀朱子書者遂一字一句奉為經典不復究其傳述之真偽

與年月之先後但執所見一條卽據以詆排衆論紛紜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轉爲尊信者所淆矣夫載寶而朝論南宮者有故越竟乃免惜趙盾者原誣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異況於朱門弟子斷不及七十二賢又安能據其所傳漫無釐正伯瑨此書大旨與劉因四書集義精要同而因但爲之刊除伯瑨更加以別白昔朱子嘗憾孔門諸子留家語作病痛如伯瑨者可不謂深得朱子之心歟

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內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號訥菴餘姚人據卷末宣德九年錢時跋稱得禮部侍郎蔣驥寫本驥跋題庚辰歲當爲建文元年驥爲星之門人則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標題爲學庸集說啓蒙而序中實曰四書集說啓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書驥跋稱訥菴先師用功於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跋稱得驥中庸寫本謄校刊梓然則星本全注四書驥

先刊其大學時續刊其中庸而語孟則已佚通志
堂刻經解病其不完併序文標題改之耳其書發
揮頗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
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復不苟
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盥頮之盤傳之四
章注備引程子饒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
引鄱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亦非胡炳文等
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書上闌附
載細字如大學傳之五章誠矩堂董氏之說中庸

第一章載饒魯之說亦與章句有出入據錢時跋稱增魯齋批點勿軒標題以便初習則時益以許衡熊禾二人之語非星本書也其孰爲衡語孰爲禾語刊板一同今則不可辨別矣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 通行本

明永樂十三年翰林學士胡廣等奉敕撰成祖御製序文頒行天下二百餘年尊爲取士之制者也其書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稍加點竄顧炎武日知錄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注之後黃氏有論語通釋其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眞氏祝氏仿之爲附錄後有蔡氏四書集疏趙氏四書纂疏吳氏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作四書發明胡氏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案定宇陳櫟之別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永樂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云云於是書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義要訣一卷附刻陳悅道書義斷

法之末今尚有傳本蓋頗講科舉之學者其作輯釋殆亦爲經義而設故廣等以夙所誦習剽剟成編歟初與五經大全並頒然當時程式以四書義爲重故五經率皆庋閣所研究者惟四書所辨訂者亦惟四書後來四書講章浩如烟海皆是編爲之濫觴蓋由漢至宋之經術於是始盡變矣特錄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學問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資考鏡焉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其作此書初已有藁本而遺失乃追憶舊聞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藁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藁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藁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别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搉訂定之語也清人品端粹學術亦醇此書雖爲科舉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時文不得不爾至其體

認眞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未可以體近講章遂視爲揣摩弋獲之書也

四書因問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皆記其門人質問四書之語大學中庸各一卷論語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稱柟爲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門人魏廷萱等校刊字當即廷萱等所記也其書大學從古本次序中庸亦從古本分章所說多因四書之義推而證諸躬行見諸

實事如因講八佾舞於庭章而指在座門人衣服華靡者曰此便是僭之類皆開示親切不徒爲訓詁空談柳文集佶屈聱牙純爲僞體而其解四書平正篤實乃如此蓋其文章染李夢陽之派而學問則宗法薛瑄二事淵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兩手也

問辨錄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此編取朱子四書章句集注疑義逐條辨駁其論大學謂新民即

明德中事不應分之爲三綱領不知經文三在字顯然並列安能不區别爲三又論賢賢易色一章謂人能如是必其務學之至覺生質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體抑揚語意如斯之類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謂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則謂節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謂孔子之責臧文仲正以其賢而責之備如斯之類則皆確有所見足以備參考而廣見聞鄭汝諧論語意原頗與朱子異同而朱子於汝諧之説反有

所取朱子作周易本義與程傳亦有異同世未嘗

以是病朱子拱之是編亦可以如是觀矣

論語類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皆考

證論語名物典故分十八門又分子目四百九十

有四朱子以後解四書者如真德秀蔡節諸家主

於發明義理而已金履祥始作論語孟子集注考

證後有杜瑛語孟旁通薛引年四書引證張存中

四書通證詹道傳四書纂箋始考究典故以發明

經義今杜薛之書不傳惟金氏張氏詹氏書尚傳於世三人皆篤信朱子然金氏於集注之承用舊文偶失駁正者必一一辨析張氏詹氏皆於舛誤之處諱而不言其用意則小異士元此書大致遵履祥之例於集注不為苟同每條必先列舊說而苑討諸書互相參訂皆以元案二字別之凡一切杜撰浮談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稱有若字子有之類悉為糾正較明代諸家之書殊有根柢特以專考論語不備四書故不及應旂書之盛傳實則

有過之無不及也

孟子雜記四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陳士元撰自宋熙寧以前孟子僅列於儒家史記以孟子荀卿合傳寥寥十數語於所歷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至朱子綱目始於適魏之齊大書特書明聖賢之去就而編年之體亦不能詳述一人之始末明薛應旂撰四書人物考始采摭他書以爲補傳而應旂不長於考證舛漏頗多士元嗣輯此書第一卷叙孟子事迹後三卷發明

孟子之言名以傳記實則經解居多其所援引亦皆謹嚴有體不為泛濫之巵言若趙岐注義以尾生抱柱不去證不虞之譽以陳不瞻失氣而死證求全之毀槩為刪薙與所作論語類考均為有裨於經義故今特附之四書類焉

學庸正說三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趙南星撰南星字夢白號儕鶴高邑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以忤魏忠賢削籍謫戍崇禎初追謚忠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凡大學一

卷中庸二卷每節衍為口義逐句闡發而又以示

肄之意附載於後雖體例近乎講章然詞旨醇正

詮釋詳明其說大學不從姚江之知本而仍從朱

子之格物併補傳一章亦為訓解其說中庸不以

無聲無臭虛論性天而始終歸本於慎獨皆確然

守先儒之舊蓋南星為一代名臣端方勁直其立

朝不以人情恩怨為趨避故其說經亦不以流俗

好尚為是非雖平生不以講學名而所見篤實過

於講學者多矣未可以其平近而忽之也

論語商二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周宗建撰。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爲魏忠賢所害。崇禎初追贈太僕寺卿，諡忠毅，事迹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其授徒湖州之時與諸生所講論也。宗建剛方正直，屹然獨立，而其學則沿姚江之末派，乃頗近於禪，如云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爲，虛中之影，水中之相，如斯之類，殆似宗門語錄。然如講素絢章，謂後人求深反淺，在當時夫子子夏不過隨境

觸悟非子夏欲抹煞禮亦非夫子不重禮講顏淵問為邦云夫子畧指大意非只執定數件其言皆簡要明通足釋訓詁之膠轕且其人與日月爭光則其書亦自足不朽小小疵瑕不足累之此固不與講學之家爭一句一字之出入也

論語學案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宗周撰宗周有周易古文鈔已著錄宗周講學以慎獨為宗故其解為政以德及朝聞道章首揭此旨其傳雖出姚江然能救正其失其解多聞

擇善多見而識章有云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睿知之體不能不窮於聰明而聞見啓焉今必以聞見爲外而欲隳明黜聰求睿知并其睿知而槁矣是隳性於空而禪學之談柄也其鍼砭良知之末流最爲深切其解性相近章謂氣質還他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即爲性也雖與朱子之說稍異然亦頗分明不苟荅宗周此書直抒已見其論不無純駁然要皆抒所實得非剽竊釋

氏以說儒書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其解見危致命章曰人未有錯過義理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卒之明社既屋甘蹈首陽之一餓可謂大節皭然不負其言矣與其爲孫承澤又何如爲宗周乎

四書留書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字大力臨川人天啓辛酉舉人官至柳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明史文苑傳附見艾南英傳中所著總名曰留書此其

說四書者六卷又別有內集一卷乃所著子書散集一卷乃所作筆記明史藝文志總題曰留書入之儒家類中然說四書六卷之前有天啓丁卯世純自序後有世純自作四書留書跋皆言詮釋四書之意不及其他其書分章抒論體例類劉敞春秋意林但敞不標經文此標某章某章耳解經家本有此體入之子書殊非其類今割其內集散集別著錄而說四書者入經部存其實也世純與艾南英羅萬藻陳際泰號臨川四家悉以制藝名一

時而世純邇思尤銳其詁釋四書往往於文字之
外標舉精義發前人所未發不規規於訓詁而亦
未嘗如講頁知者至於涀漾以自恣揚雄所謂好
深湛之思者世純有焉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

國朝懸爲程試之令甲家絃戸誦幾以爲習見無奇

實則內聖外王之道備於孔子孔子之心法寓於

六經六經之精要括於論語而曾子子思孟子遞衍其緒故論語始於言學終於堯舜湯武之政尊美屏惡之訓大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始於中和位育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始於義利之辨終於堯舜以來之道統聖賢立言大旨灼然可見葢千古帝王之樞要不僅經生章句之業也我

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即以

經筵講義

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

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四書近指二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周易大旨已著錄是編於四子之書挈其要領統論大指間引先儒之說以證異同然旨意不無偶偏如云聖人之訓無非是學此論最確乃兩論逐章皆牽合學字至謂道千乘

之國章敬信節用時使皆時習事大學聖經章所論本末先後以明德須在民上明修身須在天下國家上修又云格物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以物不可得而名無往非物即無往非格朱子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乃通大學數章而言云云皆不免高明之病蓋奇逢之學兼採朱陸而大本主於窮則勵行出則經世故其說如此雖不一一皆合於經義而讀其書者知反身以求實行實用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也

孟子師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篇以其師劉宗周於論語有學案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獨於孟子無成書乃述其平日所聞著爲是書以補所未備其曰師說者仿趙汸述黃澤春秋之學題曰春秋師說例也宗周之學雖標慎獨爲宗而大旨淵源究以姚江爲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闡發良知之旨然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闢沈作喆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

王畿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則亦不盡主姚江矣其他議論大都按諸實際推究事理不爲空疎無用之談畧其偏駁而取其明切於學者不爲無益固不必執一格而廢衆論因一眚而廢全書也

大學翼眞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是書卷一分四目曰大學二字音義曰先王學校之制曰子弟入學之年曰鄉學之教卷二分三目曰小學之教曰

大學之教曰學校選舉之法卷三分三目曰大學經傳撰人曰古本大學曰改本大學皆引據精核考證詳明非空跡游談者可比卷四以下爲渭所考定之本大旨仍以朱子爲本力闢王學改本之誤以經爲一章傳爲八章其誠意章以下與諸本並同惟以康誥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一章統釋三綱領以詩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二章謂前三節釋經知止能得之序後兩節釋知止之由與能得之序以聽訟吾猶

人也一節為第三章謂釋本末之意而移此謂知本二句於前章止於信之下與諸本為異其說與朱子雖小異然僅謂格致一章不必補傳耳其論格物固仍然朱子之旨也其卷末一條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者其文則詩書禮樂其道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法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故孟子謂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云云所見切實視泛為性命理氣之談以五常百行之外別有一物謂之道別有一事謂之學者勝之遠矣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書因彥陵張氏講義原本刪剟精要益以明季諸家之說而參酌以己意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創始於順治戊戌草稿尚未全定而隴其沒後其族人公繆始爲繕寫編次其門人席永恂等爲之刊板其曰困勉錄者則隴其所自署也明自萬歷以後異學爭鳴攻集注者固人自爲說卽名爲闡發集注者亦多陽儒陰釋似是

而非惟其篤信朱子所得於四書者尤多是編脊稡羣言一一別擇凡一切支離影響之談刊除畧盡其羽翼朱子之功較胡炳文諸人有過之無不及矣

松陽講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是書乃其官靈壽知縣時與諸生講論而作故所說止一百十八章於四書不能遍及蓋隨時舉示非節節而爲之解也隴其之學期於潛修自得不甚以爭辨爲事惟於姚江一派則異

同如分白黑不肯假借一剸將黃宗羲之學盛於南孫奇逢之學盛於北李顒之學盛於西隴其皆不以爲然故此編於學術醇疵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精密蓋朱子一生之精力盡於四書隴其一生之精力盡於章句集注故此編雖得諸簿書之餘而抒所心得以啟導後生剴切詳明有古循吏之遺意較聚生徒刻語錄以博講學之名者其識趣固殊焉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

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逾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爲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間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衆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腕自託於據經詁傳云云蓋意所未

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註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即劄記之但舉經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爲大旨皆主於尋求義理宛轉發明不似近代講章惟以描寫語氣爲時文敷衍地也

論語稽求篇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朱子四書章

句集注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證爲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采古義以相詰難此其攻駁論語集注者也其中有强生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縛諸學炙秦青學謳亦無異訓朱子注學爲效原無疵病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授受何别不知學道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字不能别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引季氏

旅泰山固為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為證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專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於斯朱子訓材為裁蓋本諸韋昭國語注未為無據奇齡必申康成假設之說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

公及祿去公室三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考據特詳解爲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較陳天祥四書辨疑徒推尋於文句之間以難朱子者固自勝之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采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諸家並存之義也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雜論四書之語前二卷爲其門人盛唐王錫所編後二卷爲其子宗遠所編補二卷則其門人章大來所編也其書本語錄之流隨時雜記

不以經文次序為先後亦不以四書分編惟每卷
目錄各稱論語若干條大學若干條中庸若干條
孟子若干條耳奇齡說經善考證而喜辨論故詮
釋義理往往反覆推衍以典籍助其駁詰支離蔓
衍不顧其安至於考核事實徵引訓詁則偏僻者
固多而精核者亦復不少如以姚方興所補舜典
二十八字為僞其論本確而考以所著古文尚書
寃詞則力以此二十八字為真引證諸史亦言之
鑿鑿蓋非辨之所至輒負氣求勝遂不暇顧其矛

盾耶至於以畏匡爲鄭地以公山弗擾之畔不在定公十二年諸條則證據確然實有出於集注之外者棄短取長未嘗不可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傳也補二卷中多載其門人子姪之說疑唐錫等亦有所删潤非盡奇齡之舊觀大來序稱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則雜出於衆手明矣

大學證文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備述諸家大學改本之異同前

列注疏本大學之眞古本也次列漢始平石經本有錄無書以原本不傳且考驗舊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復列次爲魏正始石經本即豐坊所依託者仍列於前從其所僞之時代也次爲明道程子改本次爲伊川程子改本次爲朱子改本皆錄全文次爲王柏改本次爲季本改本次爲高攀龍改本即崔銑改本次爲葛寅亮改本皆僅列其異同之處而不錄全文漢以來專門之學各承師說但有字句訓詁之異無人敢竄亂古經鄭元稱好

改字特注某當作某耳不敢遽變其字也費直始移周易杜預始移左傳但析傳附經耳亦未敢顛倒經文也自劉敞考定武成列之七經小傳儒者視爲故事遂寖以成風大學一篇移掇尤甚譬如揄減古方以治今病不可謂無裨於醫療而亦不可謂即扁鵲倉公之舊劑也奇齡備列諸本使沿革秩然亦足以資考證蓋一則欲綱目分明使學者易於致力一則欲章句不易使古經不至失真各明一義固可以並行不悖耳

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為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後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為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

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曾國爲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槩矣

四書劄記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四書所記也大學不標古本之名亦不顯言古

本或本之是非而皆用李光地古本之說故其首條曰文貞公以知止爲志學以靜安爲主敬能慮能得爲致知力行知所先後爲知本知至此解確不可易其以格物爲明善不取王守仁格庭前一竹之說亦不主朱子補傳之說論語如謂之吳孟子句及非禮勿視四句雖以時文爲說而大致主於闡明義理多所心得中庸立論切實如云鬼神之爲德章以前說子臣弟友妻子父母忽然說到鬼神似乎隱怪不知如何接逗曰宗廟社稷即人

倫之極致處不說到此如何得完人倫分量又云無聲臭即以無極言之亦無奠然却落空不如以天無心而成化言之又云無聲無臭謂天命本然莫說入於神妙其宗旨可見孟子一卷最簡略疑其未成之書然總非近時講章所有也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書據其子以敬以恕所作凡例袁熹手定者十之六以敬等掇拾殘稿補綴成編者十之四故與所作經

說偶有重複然較經說多可取其中最傳古義者如大學章句中常目在之自爲所在之在乃從尙書訓爲察中庸如鼓瑟琴卽本詩亦但言聲和耳乃以爲琴屬陽瑟屬陰喻陰陽之和論語女弗能救自是匡救乃引周禮司救注解爲防禁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取覺世之義乃引明堂位天子振木鐸謂夫子當有天下達巷黨人本無名氏乃因史記有童子二字指爲項橐雖不免賢智之過然其他皆疏理簡明引據典確閒與章句集注小有

出入要能犂然有當於人心自明以來講四書者多為時文而設袁熹是書獨能深求於學問原序稱其心師陸隴其終身不名不字而不走其門蓋志不近名宜其言之篤實矣

四書逸箋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大中撰大中字拳時號是庵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是編採諸書之文與四書相發明者或集注所已引而語有舛誤或集注所未發而義可參訂皆為之箋其出處其與集注小異者則為附錄

其他書中所載四子書文與今本異者則爲附記第六卷中則專考四書人物遺事又雜事數十條別爲雜記援据頗極詳明中如束帶一條不引玉藻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之文朋友死無所歸一條引白虎通而不引檀弓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之文屢無夫里之布一條集注止引載師職而此不引閭師職凡無職者出夫布之文以補之未免疏漏至雜記內因論語有夢周公一語遍引堯舜禹文諸夢事如夢書六帖皆爲引

入亦稍涉泛濫然詞皆有據雖不能與閻若璩四書釋地並駕齊驅較張存中之通證詹道傳之纂箋要無所讓也

鄉黨圖考十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經傳中制度名物有涉於鄉黨者分為九類曰圖譜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考核最為精密其中若深衣車制及宮室制度尤為專門非諸家之所及間有研究未

盡者若謂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旣畢朝若有所議則入內朝引左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新將中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爲內朝議政之證謂鄭注大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特舉其一隅非謂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後儒誤會大僕注以異姓之臣不得入路門遂謂攝齊升堂爲升路門外之堂其實路門之外無堂云云今考永謂異姓之臣得入內朝永說爲是若謂路門之外無所議欲有

所議必入內朝則亦未詳考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注言以百官合考民事於外朝也又曰合神事於內朝注內朝在路門內是則路門以外之朝天子諸侯於以合考民事豈謂無所議耶亦又謂禮緯天子外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外諸侯內屏乃樹屏於應門之內以內屏為在路門內者誤云云今考曲禮爾雅疏俱云諸侯內屏為在路門內且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此門既據路門則屏之內外亦自據路門內外可知晉語曰驪

姬之讒酾子於屏內韋昭注樹謂之屏禮諸侯內
屏亦謂路門內也越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
立夫人向屏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韋昭
注屏寢門內屏也婦人禮送人不出門據此則諸
侯之屏明在寢門內矣淮南子主術篇天子外屏
所以自障高誘注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
自障若諸侯亦設屏於朝門外其何以別天子之
自障乎但考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云下堂則

路寢也奉書而入則入路門也其內有屏則似天
子亦內屏不知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
也臣將請事於此復重思之又曰蕭牆在門內蕭
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論語孔安國注蕭
牆屏也則門內蕭牆亦通名屏崔豹古今注罘罳
屏之遺象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則門內之牆
古今注又名曰罘罳天子外屏乃釋名所云門外
罘罳也大戴禮所云負屏則又古今注所云門內
罘罳也古今注又謂西京門闕殿舍前皆有罘罳

蓋天子非若諸侯內屏門內堂前亦宜有隱蔽之處故路門內外俱有屏證諸大戴禮釋名等書最爲確鑿今永謂天子屏在應門外則未知所據考三輔黄圖漢未央宫擬於路寢五行志未央宫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則擬於路門罘罳在東闕外則天子外屏在路門外漢時猶存遺制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門西遂入門左則廟門外有屏也管子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則廟門外之朝宁與路門外之朝宁同天子廟門外之朝宁有屏

則路門外之朝宁亦當有屏故可以廟門例路門也鄭氏於覲禮引天子外屏爲證實有精義而永必易之仍不若依鄭之爲得也然全書數十百條其偶爾疎漏者不過此類亦可謂邃於三禮者矣

右四書類六十三部七百三十二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四書定於朱子章句集注積平生之力爲之至垂没之日猶改定大學誠意章句凡以明聖學也至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闡明理道之書遂漸爲弋取功名之路然其時經義

經疑並用故學者猶有研究古義之功今所傳袁俊翁四書疑節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詹道傳四書纂箋之類猶可見其梗概至明永樂中大全出而捷徑開八比盛而俗學熾科舉之文名爲發揮經義實則發揮註意不問經義何如也且所謂註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測其虛字語氣以備臨文之摹擬併不問注意何如也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

矣今所採錄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爲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槩從刪汰惟胡廣大全既爲前代之功令又爲經義明晦學術升降之大關亦特存之以著明二百餘年士習文風之所以弊蓋示戒非示法也